



青年學習小叢書

13

年輕人， 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！

魏 巍 等 著

青年團
瀋陽市委會
宣傳部
編印



編者的話

當大家歡欣鼓舞紀念黨的第三十個生日的時候，我們選了「年輕人，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！」和幾篇述訴朝鮮戰場上的青年故事的文章，編了這本書帮助大家學習。

三十年來，在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裡，中國青年也有自己的光輝歷史，出現過許多英雄人物，爲保衛祖國，獻出了自己的力量。這種可貴的氣質，在不斷的鬥爭中，錘鍊得更結實、更值得我們驕傲了；在朝鮮戰場上的青年們，更有力的給我們說明了這個道理。他們雖然都還那麼年輕，但是却在這個莊嚴偉大的鬥爭中，戰勝了極艱苦的環境，發揚了中國青年的優秀傳統，給我們樹起了一個更光輝的英雄榜樣。

用魏巍同志的話來做結論就是：

「當你們讀到這些英雄事蹟的時候，我想提醒你，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前，他們是跟你們一樣的人；那麼，他們可以做英雄，你們也是完全可以這樣做的。朋友們，爲做一個祖國的英雄而奮發努力吧！不會有比這再光榮的了。讓我們在千千萬萬的崗位上，出現千千萬萬的英雄吧！讓我們偉大的祖國革命英雄主義的花朵遍地齊放吧！」

六月二十五日

目 錄

年輕人，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！	一
祖國的兒子	一一
戰場立大功的文化教員戴篤伯	一二三
青年團員楊國強立功入黨	二一九
「大洋馬」張伯衝火線入團	二二三
滕凱捨身炸大橋	二三五
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四個青年女司機	二三八
中國人民志願軍某軍	
全體青年和青年團員給祖國青年的信	四三二

年輕人，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！

魏 巍

青春是美麗的。但一個人的青春可以平庸無奇；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。可以因虛度而懊悔；也可以用結結實實的步子，走到輝煌壯麗的成年。

年青的朋友們，這裡，我要向你們報告，毛澤東教導下的知識青年們，在朝鮮戰場上，怎樣度着自己的青春。

青年團員戴篤伯，他，二十四歲，是湖南的一個中學生。在志願軍某連當文化教員。他碰到的第一次戰鬥，是飛虎山戰鬥。他帶着一個担架組搶救傷員。當部隊衝上又高又陡的山頭，跟敵人展開激戰的時候，他還在山脚下蹲着。這時候，像一般初上戰場的人一樣，他覺着敵人的每一顆砲彈，每一顆子彈，都像專朝着自己飛來。但是，他想：「我能够這樣地害怕戰爭嗎！我為什麼老蹲在這裡？我不是在決心書上寫過，要迎接受對我的鍛鍊和考驗嗎？」他這樣想着，就站起來，往山上爬。他剛鑽進一個小樹林裡，霍然，有一顆砲彈正落到一顆樹上，把大樹炸斷了。他又連忙蹲下。這時候，在炮火閃閃的紅光裡，他看見山頭上，一個戰士滾下來。不知道是被子彈打中的呢，還是被石頭絆倒的。可緊接着，那個戰士又從山坡上爬起來。

，高舉着手榴彈，喊着什麼，又衝上去了。年青的戴篤伯心裡想：難道我就不能夠前進嗎？」他又站起來，努力把腰伸直了些，帶着担架小組爬了上去。這時候，陣地已經被我們攻佔了。連長一見戴篤伯來了，急忙關切地問：「怎麼樣啊，戴篤伯？你這是大姑娘坐轎，頭一回哩！」戴篤伯笑了笑就準備把陣地上的那個傷員抬下去。可是，山陡，路小，沒法抬。戴篤伯就說：「那麼，讓我來搗。」連長不答應，想讓別人來搗。戴篤伯急得紅着臉說：「連長，我的決心書不是白寫的呀！」他說着，就把那個傷員搗起了。可是，在陡坡上沒有走下多遠，就滿頭滿臉的汗，跌跌撞撞地走不動了。又掙扎着走了幾步，覺得心慌，口渴，頭昏，眼花，腿又酸、又軟，每邁一步，



戴篤伯同志不忍傷員多受痛苦 於是他背着傷員
送往綁紮所去。

腿上都像有千把斤重。他想：「一個人怎麼這樣的重呵，我休息一會兒才好呢。」這當兒，也不知道怎麼把傷員碰着了，只聽背上「噯嗚」了一聲。這使他的心比受

了很嚴重的責備還要難過呵。他只扶着一棵小樹兒定了定神，就臉朝後，手扒着陡坡，幾乎是爬行似的，咬着牙縮了下去。……他到底把傷員擡到了綁架所。

當戴篤伯第二次趕往陣地去的時候，已經不害怕了。而且，他把戰士們的水壺灌滿了水，叮叮噹噹擡了一身。戰士們接到水壺幾乎樂得跳起來，拉着他的手，笑着，叫着。……敵人開始衝鋒了，大家勸戴篤伯下去。可是，他說：「不！我一定要打一個手榴彈！」敵人衝到面前了，到底戴篤伯跟戰士們的手臂一起，扔出了平生第一顆手榴彈。這不是一顆普通的手榴彈，這是一顆光彩的手榴彈，這是中國知識青年的鍛鍊決心！這顆手榴彈，在世界黑暗勢力的面前爆炸了；而且，年輕的戴篤伯，他親自聽見了這顆手榴彈爆炸的聲音。

在戰士們的請求下，給他記了一功。慶功會那天，他曾經對人說：

「這是我，戴篤伯平生最快樂的一天！」

年青的朋友們！你們有過這種快樂嗎？你們願意有這種快樂而光彩的青春嗎？這裡，我還想說一說那些女青年們的情形。在出國之前，爲了參加朝鮮莊嚴偉大的鬭爭，她們拿着決心書三番五次的請求。不允許，就賴在首長的房子裡不走，最後還不管應的時候，她們竟哭了。……她們的哭聲是這樣的誠摯，以至不得不允許了她們。她們是帶着笑，擦乾自己年輕的眼淚出國的。

從遼過鴨綠江的那一天起，她們就揹起了多少東西！揹着背包，揹着十斤乾糧，十斤米，一把小鐵鍬，有的人還有一把小提琴。有一夜，行軍九十里，有的男同

志還掉了隊，但是她們咬着牙，帶着滿腳泡，連距離都沒有拉下。過冰河，她們也像男同志一樣，捲起褲腳嘩嘩地淌過去。冰塊劃破了腿，就偷偷地包上也不言聲。露營了，就在山坡上用松樹枝支起一塊小雨布，擠在一起，夜間凍醒，就蹦一蹦蹦一跳再睡。第二天早起，她們的額髮上結滿了霜。男同志們笑她們說：「嘿，你們演『白毛女』都不用化裝了！她們也笑男同志：『還說哩，你看，你們不是『白毛男』嗎？』」

二次戰役時，她們有不少人到野戰醫院做護理工作，立了功。

我會經和傷員們談起她們的情形

。有一個傷員興奮地說：「這些女同志，可不簡單哩。雖說人家以前是些學生，沒經過什麼鍛鍊，可是決心真大！自打她們到這兒來，給我們洗血衣呀，捉虱子呀，打水，打飯，喂飯呀，一天到晚，飯都顧不得吃。有些人給我們洗衣服手都泡腫了。我們就說：『同志呀，歇會兒吧，在家裡，你的表服還是你媽



當敵人衝上來時，戴篤伯同志跟戰士們的手臂一起，扔出了平生第一顆手榴彈。

媽給你洗呢？……你看，我們的衣服又是血什麼的，你不嫌髒嗎？」可是，她們翻翻眼說：「同志，你再別說這個，你們的血是爲了誰流的呢？……這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東西！」另外還給我們捉虱子。我們說：「這該怎麼謝你呢！」她們就又開玩笑地說：「美國鬼子那麼老大個子，你們還百兒八十的捉呢，難道我們連幾個小小的虱子都捉不了嗎？」可是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讓她們端大小便；誰知道又叫她們看破了。她們就反問我們：「你們不是常說階級弟兄麼，……爲什麼分得這麼清呢？實說吧，這些天，我已經忘記了我們是個女的了。」就這樣，她們白天忙一天，夜間還要拿着槍去擔任警戒哩！」

「嘿，還有一個女同志，她是個團員，提起她我一輩子都忘不了！」另一個聽着的傷員，掙起身子坐起來說：「那時候，敵人的飛機天天來，輕傷員能够走出去，可是我們重傷員怎麼辦呢？她就把它們往防空洞裡面擋。有一次，敵機一共來了四五架，又是打機關砲，又是扔炸彈。我們屋裡一共三個重傷員，等到她擋走兩個，第三趟回來擋我的時候，我看見她滿頭滿臉又是汗，又是泥，渾身上下都是灰、土，不知道她在外面跌了多少跤呵。我就不讓她擋，可是她不由分說地，又把我擋起了。她搖搖晃晃地，剛一露頭，一梭子機關砲咕咕打在我們旁邊；附近的房子也炸着了，冒的煙看不見人。我就說：「同志，你把我放下吧，不要讓我連累了你！」她扭過頭來嚴肅地說：「你不要這樣說！」這時候，也確實擋不下去了，她就把我靠屋簷根放下來，然後爬在我的身上護着我，並且說：「假若敵人把房子打倒

，先壓住我，我寧讓我自己負傷，也不能再讓亦負第二次傷！」……當時，我的淚都流出來了，同志，你說她寧不夠一個青年團員！……」

年青的朋友們，你們看，她們是以何等的決心和氣魄度着自己的青春！你們也願意把這種豪氣放在自己的青春之中嗎？

有一天晚上，在行軍中，我和一個女同志走在一起。她個子不很高，看樣子不過十六七歲。她揣着乾糧袋；還有一把二胡，兩個小辮子，在軍帽下垂着，遊打遊打的，活潑而輕快地走着，還輕輕地哼着什麼歌兒。

我問：「你是文工團的嗎？」

「是呀，」她回答，接着就告訴我她是才從一營回來的，她們那個小組在那兒呆了四天。說着，又繼續輕輕哼着她的歌兒。

我打斷她，又問：「這四天，你們做了些什麼呢？」

「我們哪，第一天搜集英雄例子，第二天就編，第三天就排，第四天就演。今天剛剛演完，就出發了，你看，弄得我化的裝還沒有洗呢！」說到這兒，咯咯地笑起來；也許是怕我看見她臉上塗着的油彩，連忙伸手抓了一把雪，往臉上搓着。

我為她們這種戰鬪式的工作作風驚訝了，我稱讚着。

她說：「可是粗糙得很哩！……不過，我們想起到作用就是了。你想，咱們的戰士們那有閒空，你光去「綉花」能行嗎？所以我們就來快的，簡單的。沒有燈，就在月光底下。沒有台子，就在院子裡，稻田上。行軍的時候，戰士們一邊走，我

「就一邊給他們說哩。……我們反對樹林子裡頭耍大刀！」

「你們的文藝工作可做得真不少哩！」

「不只文藝工作哩！我們哪，是什麼也做，碰到什麼做什麼。我還做過伙夫呢

！」

「伙夫？」

「呃，前方炊事員可忙哩，他們又送飯又送水，還要送彈藥。我看他們忙不過來，就要求當伙夫！另外，我還……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我還當了兩個月俘虜營的排長哩！」

我看着她那小小的個兒，說話那種孩子氣的神氣，不由得笑起來。

「你笑什麼！」她正正經經地說：「你別看他們那麼老高個子，他不服從我管理行嗎？我叫他們站着，他們就不敢坐着！」

我不敢大聲笑，只在心裡笑着。這時候，忽然，哨音一響，部隊休息了。一閃眼，看不見她。一會兒，聽見遠處一個石崖上，她用年輕而清脆的聲音喊道：

「同志們，我們唱個歌兒好不好？」下面齊聲說：「好！」歌聲起了。在漢江對岸敵人探照燈的亮光裡，她的臂膀在輕捷地舞動着打着拍子。

歌聲一落，她走過來，端着兩缸子從小河裡舀來的冷水，給了我一缸子，另一缸子，她「咕冬咕冬」就喝了下去。喝過，兩隻手在腦後一叉就仰着休息起來，兩

條辮子垂在積雪上。

我不得在腦子裡回想着：當半年或者一年之前，她們在父母面前，還是一個嬌聲嬌氣的孩子，在學校裡是一個文雅的學生。她們也許因為女友的手指頭偶然被小刀劃破而大驚小怪，爲了自己的新衣服碰上一點點繭而心神不安，而現在竟然在離前綫幾里路的地方，這樣的坦然、愉快，在全世界圖爭最激烈最尖銳的戰場上做了這許多工作。這是多麼神奇的一件事情！我不由得感嘆地說：

「同志！你們的進步怎麼這樣的快呵！」

「那，靠黨的教育，也要靠自己有決心。」

「可是，你的決心是什麼呢？」

「我呀！」她羞澀地笑着，低頭看着自己的腳，沒有說下去。呆了半晌，才又說：「和別人的也差不多！」

「那麼，是要決心入黨嗎？」

她笑了。

這時候哨音一響，部隊又前進了。她抖了抖頭髮上的雪，我們又走在一起。

「不過，我們進步得快；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哩！」她說：「我們和戰士們常在一起，和英雄們在一起，我們自己也就勇敢起來了。」她非常有興味的談着：開始出國的時候，她搞得東西很多，覺得走不動；可一看戰士們比她們搞得還重，並且邊走邊說快飯，自己也就走得輕快了。敵機打照明彈，自己覺得很害怕，可是戰

士們却說：「給咱們點起天燈啦，真好走！」自己也就不覺得害怕了。有一次，她看護傷員，別的傷員樂哈哈的，有一個突破三八綫戰役下來的傷員却唉聲嘆氣的。她問他為什麼不高興，那個傷員說：「唉，同志，我流了點血，沒有什麼說的，只是我覺得我應該衝到三八綫以南負傷，不該在三八綫以北就負了傷……」另一次，她到前方參加戰鬥。敵人的砲火打得正猛烈的時候，有幾個戰士却在那兒滿不在乎地縫鞋子。她驚訝地想，為什麼砲火連天的時候，戰士們幹這不相干的事情呢？一問，戰士們笑着回答：「不縫鞋子，等一會敵人垮了，怎麼追擊呢！」她說到這裡，讚嘆地瞧着我說：「你看咱們的戰士是不是英雄！在他們負傷以後，還想的是前進，在敵人的砲火最猛烈的時候，想的是追擊！我們跟這樣的英雄在一起，怎麼會不勇敢起來呢……我們將來，也會……」

「也會怎樣呵！」我追問。

「也會……」她低聲又笑了。一陣好像很不容易直說出來。

「說呀！」

「也會當英雄的。」她鼓足勇氣，說出了她的心靈的美麗的秘密。然後，她用力踢開一塊脚下的石子，拾起頭來，在黑夜裡，也可以看出她的眼睛裡閃着青春的火星。她嚴正的說：「你以為這是不可能的嗎？」

「能夠的，當然能夠的。」我連忙點頭說。

「一定能夠的。」她肯定而嚴肅地說：「當然，我們很年輕，我們懂得的事情

還很少，我們是在平平靜靜的環境裡長大的，我們還沒有經過什麼嚴格的鍛鍊和考驗，正是這樣，我必須把我放在爐火裡，看看我是不是塊鋼鐵。當老同志們談起他們那時代的艱苦鬭爭和英雄事蹟的時候，是多麼吸引我。英雄，英雄，它把我的心全部地吸引了。我總是想，我甚麼時候才能當一個英雄呢？才能給我的祖國一種甚麼貢獻呢？但是，我又想，他們究竟是怎麼熬過的呢，他們真偉大真了不起呵，這種生活是多麼有意義呵，……可我今天呢，也是在這樣做着了，我能不能感覺快樂嗎？我們的老團長看見我蹦蹦跳跳的，總是說：「小黃毛丫頭！一天樂呵呵的樂什麼哩！」我就是樂的這個呀！」

年青的朋友們，他們就是這樣度着青春的。這是快樂的青春，美麗的青春，英雄的青春！毛澤東時代的年輕人，誰不願意有這樣的青春呢。朋友們，青年團員們！我知道你們是那樣地喜愛丹娘、保爾和我們祖國的英雄們。你們常常談着他們，甚而把保爾的話寫在自己的日記上。你們常常向自己發問：我「能不能做這樣的英雄呢？」可見你們對英雄行為是多麼嚮往，你們年輕的生命是多麼強烈地願意閃出英雄的火光。而今天朝鮮戰場上的青年們，已經給了你們光輝的榜樣。當你們讀到這篇英雄事蹟的時候，我想提醒你，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前，他們是跟你們一樣的人；那麼，他們可以做英雄，你們也是完全可以這樣做的。朋友們，為做一個祖國的英雄而奮發努力吧，不會有比這再光榮的了。讓我們在千千萬萬的崗位上，出現千千萬萬的英雄吧！讓我們偉大的祖國革命英雄主義的花朵遍地齊放吧！

祖國的孩子

石

凱

——記中國人民志願軍中的青年 團員廖貽訓同志

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，這些祖國的優秀兒女在朝鮮戰場上創造了光輝的偉蹟，也出現了無數個英雄故事。這裡我要述說的僅是千萬個裡面的一個。

青年團員廖貽訓同志，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連的文化教員，今年二十歲。去年在清川江戰鬪中，他不幸負傷和部隊失去了聯系，他就爬了三晝夜才找到部隊，終於手脚凍爛而致使一部分的組織壞死，到醫院後無法治療而被截去兩腳和九個手指。在休養中他不但不悲觀，還以自己模範行動教育了其他傷員同志，因此在慶功會上他被大家熱烈地選為休養模範。下面就是他的事蹟：

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，是個沒有月亮的黑夜，刀子般的風刮着松樹林，呼呼地叫囂着。特務連的任務是配合兄弟部隊，迂迴包剿殲滅清川江以北、博川附近地區的美軍一個步兵團。他們必須要有六十里路急行軍，在天不亮前趕到那裡。戰士們

興奮得像一鍋沸騰了的開水。廖貽訓的心也不是往常的平靜，「卜通卜通」的像要跳出胸腔來似的。是害怕嗎？不！他聽見要打仗，只覺得心裡怪甜膩膩的。這是他第一次戰鬪啊，他覺得爲人民立功的時候到了，熱血在週身滾騰着，全身筋肉緊張起來了！

在北京解放時，廖貽訓是個初中三年級的學生，在革命勝利的浪潮沖激下，再加上父親的影響，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他投考了華北軍政大學。（父親原是高樹勳司令部的參謀長，在日寇投降後就隨部隊起義參加了革命。）

廖貽訓同志參加軍大的時候，對革命和共產黨還沒有什麼認識。他起初却是盤算着：「看風揚帆，好就學下去，不好就走他的！」可是在六個月的政治學習中，「社會發展史」、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」：等，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他的思想之門，認識漸漸提高了，他對政治發生了濃厚興趣。他說：「初中三年，還不如軍大一個月！」政治學習結束轉入軍事學習，他更起勁地學着刺殺、射擊、投彈，因爲成績優良，學習中立了一小功。一九五〇年一月又光榮地參加了青年團。在全國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後，他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，懷着對美帝國主義無比仇恨，對朝鮮人民無限同情的心情，跨過鴨綠江，奔向朝鮮戰場。他一直想着：「殺死幾個美國兵，繳到幾枝卡賓槍，或者是抓到幾個俘虜……」

今晚廖貽訓異樣興奮，他緊了緊手榴彈兜，裡面一排的裝着四個手榴彈。提起手榴彈他寶貝得像心肝似的。但也容易觸動他的不愉快。到特務連後，上級老不發槍

給他，幾次要求，總不答應。他使向指導員說：「是不忙上級認為我祇能拿筆桿子，可是我在軍大過了一年的軍事生活呀！」指導員笑着向他解釋，以後就發給他四個手榴彈；於是睡覺時親着它，平常伴着它，但他還總想有一枝槍。

部隊出發了，像一支墨黑的箭直射向敵人心臟。原野是一片漆黑，只有遠遠的地方，吐着熊熊的火燄，間或有幾聲槍砲聲，掠過寒風凜凜的夜空。

「媽的！美國鬼子又在殺人燒房子了。」戰士們咬着牙低聲地罵着。廖貽訓却在想着一個殘酷的戰鬥場面，該是多麼驚人，他等待着嚴重的考驗。如果不是殺死敵人就會被敵人殺死，絕不能當俘虜裝死！死也應該死得光榮！一路上他充滿着信心。

經過高低不平的路，黑黝黝的樹海，陰沉沉的山頭，火光越來越大，槍砲聲越來越清晰，閃出一座大山橫在前面，遮住了去路。汗已濕透了每人的襯衣，漿子似地黏貼在肉上，鼻、嘴同時喘着氣。寒冷是趕走了，但全身和喉頭却火辣辣地難受。

「前面是大橋，快！」上面傳下急促口令。

戰士們都敏捷地飛過大橋，臥伏在地面上。廖貽訓感覺到自己的心碰着地面急速地在跳動。

「轟！轟！轟！……」忽然在火光那邊飛過來幾聲巨響，敵人似乎企圖用遠距離的砲火封鎖這座大橋，但砲彈却在橋的三十米遠外開了花。